

域外藍鯨有夢思

記我所認識的嘉瑩師

● 周婉窈

這是我受邀為「慶祝葉嘉瑩教授八十華誕暨國際詞學研討會」撰寫的文章。大會在天津南開大學舉行，臺灣未聞有相關的壽慶活動，而葉先生數十年來致力於詩詞講學，影響臺灣幾代學子甚深，豈能無所表示？我因此把這篇文章投給《當代》，算是在臺灣為先生補慶生日。

今年農曆六月一日是葉師嘉瑩先生八十華誕。嘉瑩師的大陸弟子為先生籌辦一場壽慶詞學研討會，由於嘉瑩師夏天講學加拿大，行程早已排滿，因此研討會訂於十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舉行，地點在南開大學。我得幸受邀參加，然而，由於會議和我在臺灣大學的課撞期，而我又在不知情之下被安排在那個週末擔任史料講習會講師，以至於無法親與其盛，個人實在感到很遺憾。大會邀稿分學術論文和紀念文

字兩種。我雖然從事學術工作，但本業和文學無關，不敢班門弄斧，僅能以詩詞的「業餘愛好者」身份，試著寫些親炙門庭的點點滴滴，以及嘉瑩師給予我的影響。野人獻曝無足可取，終究只是個心意。

一九八八年初夏夫婿陳弱水君獲



葉嘉瑩致力詩詞講學，影響了台灣幾代弟子，圖為她與五、六○年代學生合影，中為葉嘉瑩，左一陳萬益、左二齊藍壽，右一是汪其楣、右三施淑女。



葉嘉瑩八十華誕，大陸的弟子為她舉辦壽慶詞學研討會，圖為九〇年代她在香港講學。

得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BC）亞洲研究系的聘任，早秋時我們從美國康州新港移居加拿大溫哥華。（嘉瑩師在詩文中時常稱溫哥華為樊城）。那是葉嘉瑩先生退休前一年半的事。由於這個契機，我見到了名聞遐邇的葉先生，得接警效，親受教誨。

我年少時非常喜歡詩，每年暑假總抱著一本《唐詩三百首》，默背裡邊的詩。當時我特別喜歡李白，他的《蜀道難》不知背過多少次。可惜，我生來記性不好，過後總也只能記得隻言片語。上大學時，我選擇就讀歷史系。雖說文史一家，但學有專攻，遂少有機會繼續賞讀詩詞。來到樊城時，我還是耶魯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學生，正準備著手撰寫論文。由於喜歡詩

詞，數月之後，生活略為安頓，遂開始旁聽葉先生的課。記得最初旁聽的是詩（Chinese 413: Readings in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當時我們寓居樊城凱麗斯迭爾區一棟大廈中，從九樓的陽臺可以望見長林鬱鬱的青色山脈。我一向體力甚差，

搬來樊城之前，

為了蒐集論文材料旅居日本五個

月，生活條件很

不好，挨寒受

凍，心力耗損殆

盡。初居樊城

時，幾無餘力作

任何事。記得有

課時，有時坐夫

婿的車子，或自

己搭公車到

UBC，上完葉先

生的課，回到家

全無氣力，非得

先躺到床上休息

不可。等起床做

飯，都已是晚間

九點了。第二年

人人耳熟能詳的「采菊東籬下」一詩，葉嘉瑩都能講出新意境。

葉先生同時講授兩門課，一門詩，一門詞（Chinese 414: Readings in Chinese Tzu Poetry）。據稱亞洲研究系基於某種奇特的原因，不允許葉先生同時講授詩詞。但就在這一年——葉先生退休的這一年，讓葉先生同時開這兩門課。這是葉先生在UBC



最後講授的課，這麼難得的機會，我當然不願錯過，於是兩門課都聽。結果體力更不堪了。至今回想起來，我那一年半的人生可以說就在聽葉先生講詩說詞中度過；此外無他。由於此外無他，越發覺得葉先生的存在界定了我生命中的某些東西。

聆聽葉先生講課是一樁享受。她笑稱自己講課是「跑野馬」，旁牽博涉，老是講不完。她說，曾有學生開玩笑說：如果演講不給老師限時間，不知道老師可講上幾個鐘頭？詩詞之於葉先生，有如呼吸般，吐納自然。她上課不需筆記，想到哪首詩，哪闕詞，隨手即可寫在黑板。她之所以跑野馬，乃是有太多可聯想所致，相關人物、典故、詩句源源而出，不得自己，令人嘆為觀止。然而，究實來說，葉先生講課的魅力不在旁徵博引，而在於神情和口吻，以及透過移情式的解說，把詩歌的感發力量傳達給聽者的能力。似乎任何詩詞一經她講解，即能從紙面上脫胎而出，躍然如生。

詩課採用戴君仁先生編的《詩選》。葉先生按照時代順序講解，但不是每首都教。記得先是讀了幾首漢詩，接

下來是魏晉的詩。晉詩中當然不會不講陶淵明的。葉先生很喜歡陶淵明其人其詩，就是人人耳熟能詳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都能講出一番新意境，掘發更深沈的意涵。唐詩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花了幾堂課才講完。一句「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曾讓我終日低徊不已。葉先生關於杜甫〈秋興〉八首的賞析論著，是研究杜詩非讀不可的作品。我常常想，自從葉先生寫就該篇文章之後，她的名字似乎已然和杜甫的〈秋興〉八首連結在一起。作為古典詩詞研究者，還有比這更榮幸的嗎？而我能夠聆聽葉先生親自講解這八首詩，則是個人莫大的幸運。或許由於葉先生精彩的講

葉嘉瑩從「有情風萬里捲潮來」一詞，解出蘇東坡（圖）超曠的哲理體悟。



解，這組詩成爲我最喜歡的杜甫作品。後來，我在中央研究院上傳萬壽先生的「典雅臺語」，特別喜歡聽他吟唱〈秋興八首〉。那絕美對仗下的沈著悲意，令人感極欲泣。

詩是我從來比較熟悉的，詞則較少機會接觸，也因此葉先生的詞課真正引導我進入詞的美學世界。葉先生解說詩詞有個特色，字字不落空，而且盡量淺白而具體，而這淺白和具體是踏腳石——穩當的踏腳石，目的在於把讀者引渡到象喻的彼岸。那些美麗的爱情小詞，在葉先生的講解下，每個意象都是那麼鮮明不含糊。例如溫庭筠的「小山重疊金明滅，鬢雲欲度香腮雪」與「鬢墮低梳髻，連娟細掃眉」，葉先生講得再具體不過了，但在這同時又能引導聽者體會那寄託在



葉嘉瑩講王國維(圖)的小詞，特別能讓人穿越表面字義，見其精神世界。

表象之下的精美情境與深婉愛意。行筆至此，耳邊彷彿響起葉先生朗讀「鬢雲欲度香腮雪(、、丁山世)」的聲音。葉先生是北方人，口語中沒有入聲，但在詩詞方面啓蒙她的伯父一開始就要她把入聲字讀成第四聲，以盡量模仿入聲。「鬢雲欲度香腮雪」，好個雪(、、丁山世)字。如果唸成「香腮雪(√丁山世)」，氣韻全然不同。葉先生咬字清楚明亮，發音稍帶鼻音，尾字往往揚放而輕收，給人一種氣品之感。她朗讀詩詞時，隨著內容，快慢高低有節，聲音忽大忽小，閉目而聽，恍若詩詞的感情和音樂性駕馭著語音。

葉先生講詞是有名的，各位與會的先生女士，多數聽過葉先生講課，又都是專家，我實無必要絮絮叨叨細舉她教過的詞、細說她如何教。在此我特別想一提的是，聽嘉瑩師講蘇東坡和王國維的詞的一些感受，算是「票友」的心得吧。葉先生在課堂上講蘇東坡的詞，大抵不出《唐宋名家詞賞析》第四冊《蘇軾》(臺北：大安出版社，1988)一書的內容。這是葉先生在大陸的講學記錄，由繆元朗、安易兩位先生整理。葉先生講《念奴嬌》(大江東去)這首著名的詞，那天風海濤般的興象與襟抱，不用說是相當精采的，周瑜的意氣風發，也如在眼前。《永遇樂》(明月如霜)的「曲港跳魚，圓荷瀉露」說得極為生動，彷彿可以看到水中的魚突然跳將起來，並聽到露珠宛轉滑落荷葉的聲音。不過，最常迴盪在我的腦海裡的，莫過於《八聲甘州》(有情風萬里捲潮來)這闕詞了。葉先生說，「有情風萬里捲潮來，無情送潮歸」寫的不止是一種意象，也是蘇東坡的感情和哲理。海風花那麼大的力量把萬里之外的潮捲送過來，不是有情，是什麼？然而，潮水畢竟是留不住的，退潮是物理之不得不然，這又是何等無情。蘇東坡在這裡表現出一種超曠的哲理的體

悟。或許由於脾性不同，或許閱歷仍淺，我雖能從理智上了解蘇東坡的曠達，但「無情送潮歸」總給我很深的悲劇的感覺。之後每當我聆聽柴可夫斯基第六交響曲最後一個樂章，那像潮水一樣，一波一波湧來，又一波一波潰退的樂曲，總讓我想起蘇東坡的「有情風萬里捲潮來，無情送潮歸」，哀愴更加一層。

王國維悒鬱而悲觀，和蘇東坡截然不同。葉先生對王國維做過相當深入的研究，她的大著《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是王國維研究的重要書籍之一。以葉先生對王國維的了解來講他的小詞，可說再精微不過了。王國維的詞，我最常翻看的有《浣溪沙》(山寺微茫背夕曛)、《點絳脣》(厚地高天)、《蝶戀花》(憶掛孤帆東海畔)、《蝶戀花》(百尺朱樓臨大道)等。「山寺微茫」和「憶掛孤帆」寫對真理和理想的追求，以及「恍惚焉一瞥哲理之靈光，而此靈光又復渺遠幽微」，而終究不可得，卻又不願放棄的一種執著與孤苦。「咫尺神山，海上年年見」，卻是「幾度天風吹棹轉」，將及而終不可及。這時何等可憾。然而，比起「幾度天風吹棹轉，望中樓閣陰晴變」，《浣溪沙》的「鳥飛不到半山昏」，是連前景也看不到的勉強和無力，讀來恍若看見孤鳥纖羽跌落山谷的小影，悲劇色彩更加濃厚。葉先生對

王國維小詞的詮解，讓我能穿越表面的字義，略窺王國維的精神世界。而他對理想的悲苦追求，也成爲我心中揮之不去的意象。

由於夫婿弱水君和葉先生是同事，而西洋社交場合夫婦往往受邀一起出席，因此，比起一般同學，我有些額外的機會和葉先生接近。亞洲研究系有次舉辦晚會，在系主任 Daniel Overmyer（歐大年）教授家後院舉行。晚會似乎兼有爲葉先生退休送行之意，我記性不好，細節已模糊不清，只記得小園中，人人手持酒杯，三三五五，隨意聊天，長夜將盡之時，主人邀請葉先生講話。葉先生說，一九七〇年代初，她剛來到樊城時，印象非常深刻。當時要過馬路，不管是不是斑馬線，只要一腳踏出人行道的弧邊（curve），所有的車子都停下來讓你過。她說她當時真覺得到了《鏡花緣》中的「君子國」。爲了表示對主人和來賓的謝意，葉先生當場吟唱了一首杜甫的詩。晚會就在賓主盡歡的氣氛中結束。我發現致辭和吟詩時，葉先生是緊張的。

私意以爲，葉先生其實是個內向而含蓄的人。在陌生人或不熟的人面前，她似乎沒有表面看起來自在。或許由於長年教書，又時常必須和各方人士接觸，大概不得不表現出一種自在吧。我常想，以葉先生的教養，似乎不太容易拒絕別人。我回臺灣工作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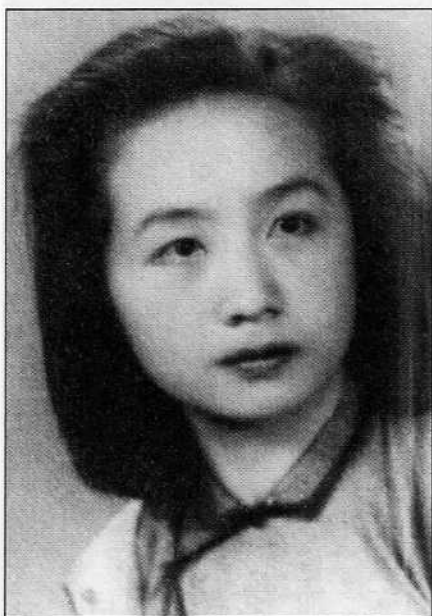
後，有一次，葉先生回來講學，在一二場合中，我替她擋了一些事情——有人懇切拜託她做些什麼的，而我深知她實在並不想做。事後，我聽到她跟別人說：「婉窈最了解我了。」能被嘉瑩師這麼說，我自然非常高興。但是，我又想，我其實很少有機會在她身邊，那麼，誰替她擋掉那些她並不想答應的事呢？

葉先生和我們似乎一開始就很投緣。除了我跟葉先生上課，以及一些社交酬酢之外，我們和葉先生時有往來，似乎一起聚餐過好幾次，也到過葉先生家中作客。印象最深的是，我們一起在奇絲藍諾（Kisilano）海灘漫步。同行者除了弱水君外，還有幾位葉先生的學生。現在不記得是怎樣的場合，只記得似乎從我們的公寓出來，走過海灘，要到哪兒去。奇絲藍諾海灘是樊城著名的勝地，從海灘可以看到隔著海灣的城中心，高樓大廈櫛比鱗次，其後是遠山層巒。當時我們就住在離奇絲藍諾只有一條街之隔的一棟四層公寓樓房中。連接街道和沙灘是起伏有致的草地。如果你從某個斜坡下來，就只有三種顏色充盈眼前——草地的翠綠，海水的湛藍，以及遠山的薄青。草地連綿迤邐，高低曲折，在直對著城中心的地方有個大水塘。冬天結冰時，是兒童溜冰的場所，

五顏六色的圍巾、毛帽，活潑躍動，就像畫在聖誕卡上的。此時是夏天，水澄如鏡。樊城的夏天，天晚得慢。我們由西向東走，走著走著，天終於開始暗了下來。遠遠望見大水塘，一池夕照的紅暈。當我們打從它的旁邊經過時，化爲一池倒懸的高樓大廈，燈影閃爍如鑽。待回頭，遠山跌入鏡中，黛色愴恍。此時清風徐來，吹拂著嘉瑩師的薄衫和細髮。那收納四方倒影的大水塘，無涯無涘，變幻不居，真教人難忘，況有詞人同行。

是的，詞人葉嘉瑩。葉先生曾親筆題字，送我和夫婿一本《迦陵詩詞稿》。這是《迦陵詩詞稿初集》和《迦陵詩詞稿二集》的合刊，前者收有嘉瑩師早年至一九六八年之間所作的詩、詞、曲，後者收有一九六九

葉嘉瑩早慧，興趣與志願是致力創作舊詩詞。這是她高中時留影。



年至一九八三年之間的詩詞創作。書後附有應酬文字，以代人撰寫的輓聯為主。基本上，這兩集可以說以葉先生到UBC赴任教職為分界點。葉先生早慧，在詩詞創作方面，小時候受到伯父葉狷卿先生的調教，上大學時又受到顧羨季先生的提攜獎掖，曾以「致力於舊詩詞之寫作為興趣與志願之所在」。然而，事與願違，葉先生終究無法傾全力從事舊詩詞的創作，而畢生致力於詩詞之教學與研究，探賸其美學特質，並傳授賞析之道。關於這段經過，對葉先生稍有認識的人大抵都知道，不需多費筆墨。就傳統詩詞的傳承而言，詞學大家葉嘉瑩，比起詞人葉嘉瑩，遠為重要。否則言語道斷，後生小子更要與詩詞傳統隔絕了。雖然如此，我認為詞人葉嘉瑩和詞學大家葉嘉瑩是分不開的。在這裡，我想談談讀《迦陵詩詞稿》的一些淺薄的感想。

關於葉先生的詩詞，繆鉞先生曾說：「葉君少負逸才，十餘歲時，所做七言近體詩，凄婉有致，似韓致堯。其後更歷事變，遠涉瀛海，感愴既深，胸懷日闊，或傷時憂國，或寫物抒情，寄理想之追求，標高寒之遠境，或為五七言之古今體詩，或為長短句之慢詞小令。稱心而言，不假雕飾，要眇馨逸，情韻深邈。」可以說對葉先生的詩詞創

作，給予很高的評價。私意以為《初集》詞比詩好，《二集》詩比詞好，但我是個「素人」，無法講出個所以然。是耶非耶，冀望將來有人研究葉先生詞作，不吝指點迷津。

至於《初集》中的曲，那是另一個類別，一般人不甚熟悉，賞讀的角度也大為不同。我只覺得口吻生動有趣，彷彿換了一個人。嘉瑩師的詩詞創作有很大的空白，往往接連好幾年無一作品收入詩詞稿中。據她自己說，她對於創作、教學和科研（研究），本來都有著濃厚的興趣，但一個人的時間精力畢竟有限，首先是為了教學與科研的工作，而荒疏了詩詞的創作，繼之又為了教學的工作過重，而未能專心致力於科研。我也是學界中人，非常了解個中況味，不止研究和教學有

葉嘉瑩的婚紗照。



衝突，研究和讀書都有衝突，又何況這幾者和文學創作之間的衝突呢。這幾年，我偶爾接到嘉瑩師惠寄詩詞新稿影本，深喜她又能多少寫些詩詞。

在《迦陵詩詞稿》中，我特別喜歡反覆誦讀的幾首詩，好像總和她的身世有關。茲按照創作年代羅列如下：

〈母亡後接父書〉（一九四一）、〈異國一九六九年秋〉（一九六九）、〈許詩英先生挽詩〉（一九七二）、〈一九七六年三月廿四日長女言言與婿永廷以車禍同時罹難日日哭之陸續成詩十首〉（一九七六）

我認識葉先生時，她已屆退休之齡，我不識得之前的她。我所認識的嘉瑩師，總是穿戴整齊大方，她的服飾不像一般的上班族那樣刻板，端莊中不失柔美。她的髮型似乎一成不變，短髮中分，蓬鬆有致地垂至耳際，臉上不施脂粉，但皮膚淨緻而有光澤。近頃我和弱水觀看南開弟子為嘉瑩師製作維持的網站「葉嘉瑩工作室」，看了不少嘉瑩師早期的照片，有她梳高髻的寫真，那

是我們小時候流行的婦女髮型，弱水君笑稱「烏窩頭」。最令我們感到驚訝的是，這些早年的容顏和我們所熟悉的很不一樣，如果事先不知情，觀看這些照片恐怕不容易辨識出她來。何以如此？弱水君隨意推測：大概葉先生一生變化太大，心境大為不同所致。這是閒談中的話，不可當真。不過，葉先生也的確經歷一些不足為外人道的艱辛歲月。在她祥和端莊的外表之下，包裹著多少漂泊流離的辛酸？多少人間最難忍受的生離死別？她曾經是臺灣白色恐怖的受難家屬，她的婚姻不盡理想，而她在最艱難的環境下辛苦撫養長大的愛女又和女婿雙雙死於輪下。為人妻，為人母，如何承受得了？

葉先生十八歲喪母，當時她的父親隨軍遷駐四川，不知妻子已死，寫信來問候。〈母亡後接父書〉云：「昨夜接父書，開緘長跪讀。上仍書母名，康樂遙相祝。惟言近日裏，魂夢歸家促。入門見妻子，歡言樂不足。期之數年後，共享團圓福。何知夢未冷，人朽桐棺木。母今長已矣，父又隔巴蜀。對書長嘆息，淚隕珠千斛。」陰陽已兩隔，而生者猶不知，是何等可哀？父親視為當然的期盼，令失恃的女兒更加悲不能抑。這首詩好像女兒同時也代父親寫悼亡詩，直讓我想起錢大昕〈祭亡妻王恭人文〉的句子：「昔子北來，不與我俱。今雖同舟，幽

明路殊。」寫他親送妻子棺木歸葬故鄉的心情。人生這種「我猶為人，子去已杳」的情境，至為普遍，然並不因其普遍而稍減其可悲的程度。

〈異國一九六九年秋〉寫葉先生初到加拿大任教的心境。這首應該與《初集》（一九六八年秋留別哈佛三首）中的第一首對看，此時葉先生結束在哈佛大學的兩年講學，必須返回臺灣，但在白色恐怖初期入獄三年的丈夫不願返臺（這是相當可以了解的），和兩個女兒留在美國。詩云：「又到人間落葉時，飄飄行色我何之。日歸枉自悲鄉遠，命駕真當泣路歧。早是神州非故土，更留弱女向天涯。浮生可嘆浮家客，卻羨浮槎有定期。」先生決定帶著女兒留在美國，給葉先生出了一個大難題。由於葉先生以臺灣大學交換教授的身分出國講學兩年，照規定須回來服務兩年。這種「泣路歧」的心情至為悲苦沈重。翌年，為了家庭團聚，葉先生接受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研究系一年的聘約，因而違背規定，而要把丈夫女兒接來加拿大也頗費一番周折。〈異國〉就是在這種情境下寫成的，詩云：「異國霜紅又滿枝，飄零今更甚年時。初心已負原難白，獨木危傾強自支。忍吏為家甘受辱，寄人非故剩堪悲。行前一卜言真驗，留向天涯哭水湄。」一句「初心已負原難白」道盡離臺時

處境的艱難——當時想必不少人無法諒解此事；而「忍吏為家甘受辱」又是另一番實際的磨難。

〈許詩英先生挽詩〉甚長，限於篇幅，無法徵引。由於葉先生自「一角不更事」時即認得許詩英先生（許壽裳之子），來臺灣又因許先生之引薦而得至臺灣大學講課，受知甚深。這首挽詩，懷思中交錯著葉先生個人的生命足跡，真摯動人。

葉先生悼念二十七歲與夫婿因車禍一起逝世的女兒的十首詩，讀來令人心碎。詩長不便全部彙錄，以下四首，特別感人：

哭母鬢年滿戰塵，哭爺剩作轉蓬身。誰知百劫餘生日，更哭明珠掌上珍。

結襦猶未經三載，忍見雙飛比翼亡。檢點嫁衣隨火葬，阿娘空有淚千行。

歷劫還家淚滿衣，春光依舊事全非。門前又見櫻花發，可信吾兒竟不歸。

平生幾度有顏開，風雨逼人一世來。遲暮天公仍罰我，不令歡笑但餘哀。

當此壽慶之日，實不該言及此詩。然而，竊以為不知葉先生之所經歷者，實無法了解其平靜自若的不容易。（惟祈嘉瑩師不以為意。）

作為女性學者，在葉先生那個時代更有



女性學者要在男性學術江湖中出頭，至為不易。圖為葉嘉瑩九〇年獲頒為加拿大皇家學會院士。

難以為外人道的苦處吧。有一次，葉先生回臺灣開會，我碰巧在晚宴入場時遇到她，遂和她走在一起。當時人甚多，摩肩擦踵，有位著名教授的夫人走過來，當她看到葉先生時，用英文來說，「給了一個冷肩膀」(give a cold shoulder)。那冷淡非常明顯，我暗自祈禱葉先生沒看到。這位夫人其實非常

親切可敬，我不知道她們之間有怎樣的過節，在她，容或有給冷肩膀的理由——或許和國家政治之類的非私人因素有關也說不定。雖然不明就裡，我忍不住想，葉先生那個世代，作為一位女性學者，想必吃了不少苦頭。即使在我這個年代，女性學者也是有難言的苦處。不少男性學者不把女性學者放在眼裡，要平起平坐，談何容易？遑論社交往來了。記得數年前有位前輩學者過世，追思會致辭一概是男性弟子。他的得意門生中有位傑出女學者，再怎樣也應該受邀講話，但從來沒人問過她。若在進步的國家，還會考慮「性別平衡」，而我們的社會則連這點文明禮貌可都不講求。據我觀察，女性學者要能「混跡」男性學術江湖，至為不易。我個人向不喜社交，因此無所謂。但是，如果有雄心壯志的女性學者想大展鴻圖，可相當困難。

今年夏天，我把幾篇散文拙作寄給葉先生，其中一篇題為〈女性的命運〉，涉及性別議題，葉先生在回信中寫道：「談女性的——篇尤其令我同感。從外表看來，我自是一個堅強獨立的女人，但其實我在性別文化中也是一個深重的受害者，只是個中況味難與外人言而已。近來在此地（按溫哥華）講女性詞，幾乎沒有一個女詞人不會受到性別文化之影響，即如李清照是否曾改嫁、朱淑

真是否有婚外情，這些問題對男性作者而言，都是不成問題的事。我過去一直不喜歡講女性作者，因為內容淺狹。事實上是在性別文化之拘限中，哪一個敢有如李白之「大笑出門」、「尋仙五嶽」的狂想？哪一個敢有杜甫之「致君堯舜」、「竊比稷契」的抱負。」我想葉先生也應該感受到這種拘限吧？然而，如果我們把這種拘限當成拘限，不正陷入男性的思維中嗎？我相信，女性式的感性與知性 (sensitivity and sensibility) 自成一琉璃世界。

葉先生自一九九〇年結束UBC的課後，經常不在溫哥華。為了古典詩詞的傳承，東奔西跑，「久慣飛航作遠遊」，我們戲稱她是「東西南北人」。葉先生退休後，亞洲研究圖書館給她一個閱覽間，像科舉的考棚，很窄狹。我有幸也申請到一間，竟然在葉先生的隔壁。由於葉先生經常在外講學或作研究，我不敢期望能看到她。不過，偶爾聽到隔壁房間啾啾有聲，則欣喜萬分，知道嘉瑩師回來了。葉先生當時正在撰寫一篇有關朱彝尊的愛情詞的論文。經由葉先生的介紹，我反覆細讀朱彝尊《風懷二百韻》，並從中檢出一條資料，日後成為我的一篇歷史論文的佐證之一，算是文史不分家的一個小小紀念。由於喜歡朱彝尊《靜志居琴趣》的愛情詞，我開始對清詞產生興趣。數年後返臺定

居，曾購得嚴迪昌《清詞史》，仔細唸過一遍，也曾在中國文哲研究所聆聽過葉先生講雲間派詞風和清詞的中興。我還動過念頭，想結合史學和文學，研究因科場案慘遭流徙寧古塔的江南才子吳兆騫（季子），起因是讀了顧貞觀以詞代書遙寄吳兆騫的兩闋《金縷曲》。第一首起頭一聲「季子平安否？」，淺白有如口語，卻有多沉重，帶著多少深情與愴感！我把一本《秋笈集》細讀個大半，可惜意念無法落實，大概是人生的常態吧。

總之，葉先生給我的影響是很深的。當時我一方面聽她講課，一方面反覆閱讀她的那些「長篇大論」，於是對古典詩詞有了比較系統的了解。寓居樊城的五年，是我與詩詞最相接近的一段日子。樊城是個十分秀麗的山海之城，四季分明，春天繁花迭開，美得消人魂。由於地處偏北，海水風浪不大，夏日晝長，黃昏時「波蕩遲霞，山含遠黛」，走在海邊，潮聲細碎，讓行吟澤畔的天涯詞客不禁感歎「海沉積悔難興浪」。要怎樣遲鈍的人才能面對如此美景而不生出吟詠的衝動呢？我曾試著作詩填詞，嘗試之後方知其難。近日整理舊履，發現一些殘存的詩詞稿，雖然稚拙無可觀者，倒也是努力過的痕跡，承載著過去的記憶。

一九九三年夏天，弱水君決定放棄UBC的終身聘教職，返回臺灣，就職於中央研究

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我也於翌年十一月進入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正式開始工作以後，專業本身幾乎用掉了所有的時間和精力，遂逐漸沒有餘裕溫習詩詞。然而，喜愛詩詞的心，未嘗稍有改變。每有遠行，必得把王國維《人間詞話》或龍沐勛《唐宋詞格律》塞到手提旅行袋中，以便在飛機上翻閱。直到最近幾年，參加中央研究院「典雅臺語班」，才又定期有賞玩詩詞的機會。

「典雅臺語班」教師傅萬壽先生飽讀詩書，精研閩南語，尤其擅長以閩南語吟唱詩歌。課堂講義包括蒙學教材（如《三字經》、《千字文》、《幼學瓊林》、《聲韻啟蒙》）、歷代詩詞，以及經典（如《詩經》、《論語》、《大學》）、古文（如《季札觀樂》、《文賦》、《出師表》、《秋聲賦》）等。閩南語和中國若干方言一樣，文白異讀是其特色，因此要學會正確誦讀一篇蒙學教材，都是極不容易的事，何況《左傳》的篇章——即使用普通話來朗讀，恐怕多數人也將期期艾艾。由於閩南語保留漢語入聲，又共有七聲之分，用來朗誦詩詞，不惟抑揚頓挫格外分明，聲調變化也極豐富有致。如果說杜詩中，我特別喜歡《秋興》八首，那麼，我又且特別喜歡聆聽閩南語吟誦的《秋興》八首，幽咽沈鬱之情迴蕩於耳畔，久久不去。此外，傅老師熟諳詞譜，唱起詞來，

或委婉，或雄渾，總是餘音繚繞。教材中的詞，多數在葉先生的課上讀過，因此特別感到親切，例如《鵲踏枝》（檻菊愁煙蘭泣露）、《鷓鴣天》（彩袖殷勤捧玉鍾）、《雨霖鈴》（寒蟬淒切）、《青玉案》（東風夜放花千樹）、《水龍吟》（楚天千里清秋）、《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等。也就是透過這個課，我還繼續保持和詩詞的一點聯繫。可惜，就連這一週一次的「典雅臺語班」，我也常忙得無法參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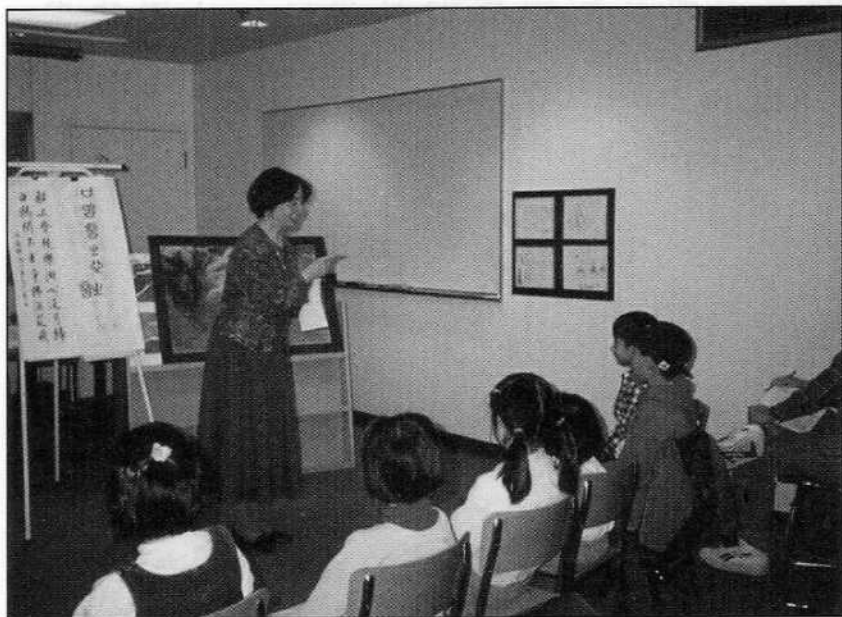
詩是要吟誦的。葉先生在《談古典詩歌中興發感動之特質與吟誦之傳統》曾說：「中國古典詩歌之生命，原是伴隨著吟誦之傳統而成長起來的。」又說：「口頭的吟誦，實在應該是學習寫作詩歌和欣賞詩歌的一項重要訓練。」自從我在「典雅臺語班」上課之後，真正能體會葉先生所說的。我發現，透過實際的吟誦練習，的確更能玩味詩潛在的韻致，及其抑揚宛轉的韻律之美。例如純粹朗讀《秋興》八首，與吟誦相比，感受全然不同。然而，誠如葉先生所說的，年紀大了以後，要再學習吟誦，為時已晚。我不敢冀望自己在這方面有何長進，而且個人音感甚差，只能跟著同學咿哦作聲。雖然如此，在這種反覆吟誦的過程中，我往往感受到一種來自內心深處的感動，恍若聽到千年餘響凌空傳來。那是唐音之美，無可取代。

可惜這樣寶貴的吟誦傳統，卻日益消亡中。葉先生生長於此一傳統中，深知其價值與意義，對於詩歌之生命的傳承失落了這樣一個重要的環節，感到一種難言之痛。我雖只是很粗淺地接觸到這個傳統，也為之深感可惜。詩，以及須用唱的詞，基本上已經變成「只用眼睛閱讀」的存在。一般人如此，研究詩詞的學者也大抵如此。

即使變成「只用眼睛閱讀」，古典詩詞還是那麼吸引人，可見它的美學潛能有多大。這就如同美麗的薔薇做成乾燥花，還是美麗的，只是失去了水分、芳香和生氣。如果我們真想讓古典詩歌的生命以差似其原本風貌的方式繼續傳承下去的話，不能只用眼睛看。除了恢復詩須吟、詞須唱的傳統之外，私意以為實際嘗試創作也很重要。我們當然不敢奢望舊詩詞的創作可以在當代文學的類別 (genre) 中佔一席之地——那大概要太陽從西邊出來兩次才可能。嘗試舊詩詞的寫作，用意無他，只是為了增進我們欣賞古典詩詞的能力。繆鉞先生說：「夫真知出於實踐，評議古人詩詞者，如不能自作，則無從識悉其中甘苦，亦難以探索古人作品之深情遠旨，精思妙詣。」我認為他說得很好，如果不能自作，就無法了解難在哪裡；又由於知道難在哪裡，便也更能知道好在哪裡。例

如，律詩的對仗，對得工整是最起碼的，但要對得具有美學上的張力，則非常難；如果再加上意思的開闔抑揚、回旋跌宕，則更難。我們由於從小訓練不同（我的世代從「拿起鉛筆來，放下鉛筆來」學起），即使要對得有最起碼的工整，都很難，更不用說美學的效果了。另外，我們的耳朵其實大都鈍

我們開始學習詩詞時，多已嫌晚。圖為葉嘉瑩在溫哥華教幼兒古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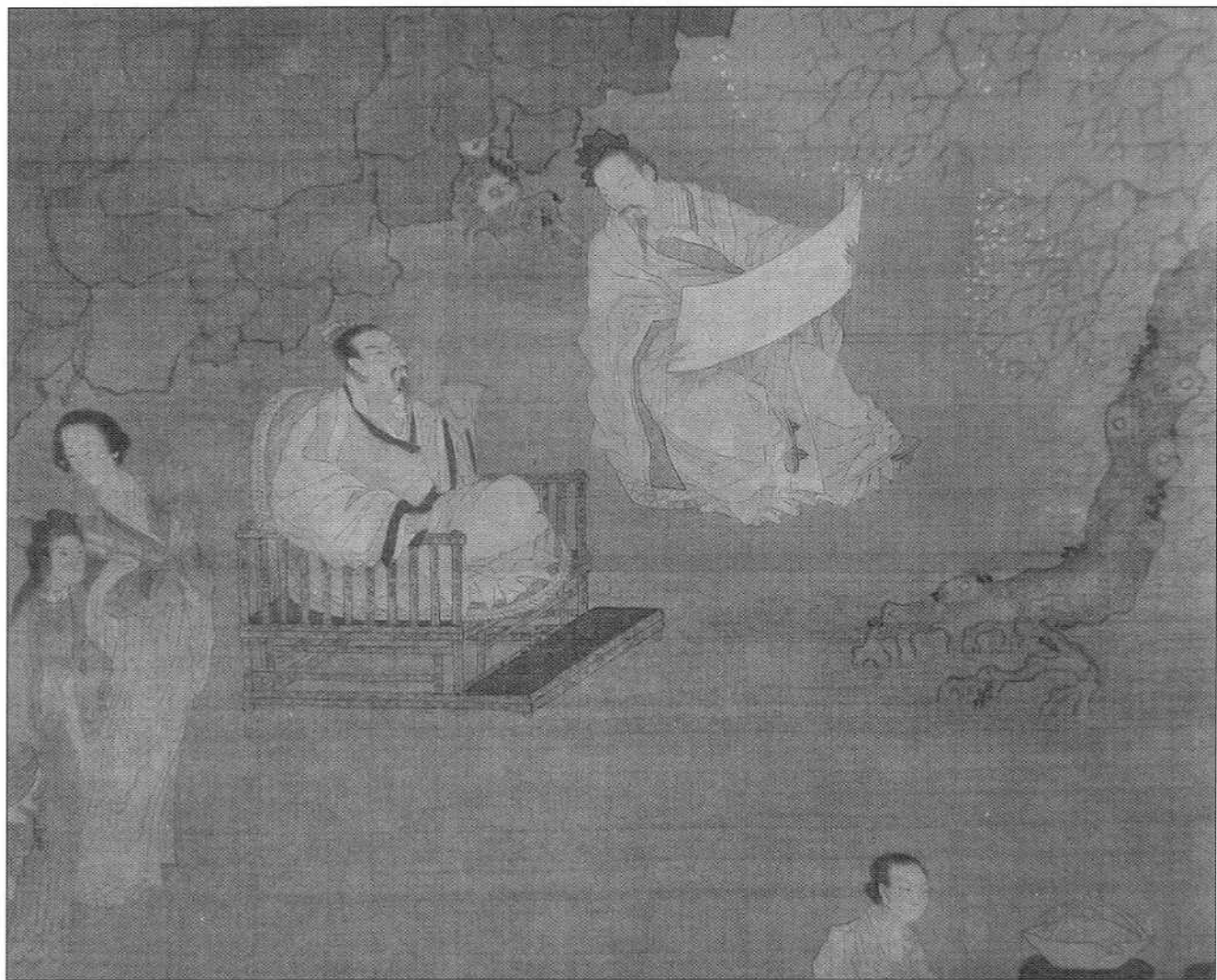


掉了，在「知」的層面，熟悉平仄押韻的人固然不少，但多數不是用耳朵聽的，因此無法「全方位」地欣賞古典詩詞。舊詩詞的寫作能使我們的聽覺變得比較敏銳，有助於直接感受詩詞的音聲之美。

誠如一開始我就招認的，我是個門外漢，不敢在研究古典文學的學者面前班門弄斧。然而，我之所以有這樣的想法，乃是受到一篇有關古典音樂之欣賞的文章所啓發。查爾斯·洛森 (Charles Rosen) 是著名的樂評家兼鋼琴家。他經常在《紐約書評報》(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撰寫有關音樂方面的文章。二〇〇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該刊登載查爾斯·洛森的一篇文章，題目是〈音樂的未來〉(The Future of Music)。在這篇文章中，洛森指出：西方音樂的傳承有賴記譜系統的發明。過去二百五十年間，在歐洲（美國差是），要擠身文化菁英階層，家中必得有人學習讀譜；以此，音樂傳統得以賡續不絕。即使身居下階層者，也學習讀譜、唱歌，並學彈一種樂器——通常是鍵盤，這是文化的表徵，有助於晉身。尤其是出身略講教養的家庭的婦女，大都學彈鋼琴，就如同學習識字、裁縫和烹飪一樣。彈鋼琴讓一個人有某種程度的自尊，使他能評斷他人，甚至使得業餘者膽敢評泊職業演奏者。就聆

聽音樂的經驗而言，過去大抵是「私人性的」(private)，現在則是「公開性的」(Public)——不是在音樂廳，就是買市販錄製品來聽。然而，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音樂多半是在家中聽到的，全屬私人性質，或是半私人性質——如在宴會(Party)或飯後，由邀約的音樂家或業餘者演奏。因此，七十五年前，一場交響樂的多數觀眾在家中早已熟悉該曲目的精華。然而，現在愈來愈少的兒童學彈鋼琴。從錄製品認識音樂而非經由自己的彈奏，大大改變了整個西方的音樂觀念。以上是洛森的看法。換句話說，有彈奏樂曲的經驗，對古典音樂的欣賞是有別於無此經驗者的。如果我們把這裡的西洋古典音樂換成中國古典詩詞，學彈鋼琴想成學作詩詞，「公開性的」換成學校(或學院)，兩者的情況委實有雷同之處。我們的兒童不是在家中開始認識學習詩詞，他們到了學校才開始接觸詩詞(而且通常年歲已不小)，他們沒有試作詩詞的經驗。私意以為，透過自我實踐——即使寫得再怎麼拙劣——所培養出來的欣賞能力，和「光聽不練」是非常不一樣的。

當然，此時此地強調舊詩詞的習作，實在未免脫離現實太遠。即或無法學習吟誦或試作詩詞，我認為有一件事大概有助



古典詩歌中，酒無所不在，而今我們卻離酒的文化太遠。

於我們欣賞古典詩詞，那就是多多提高「生活美學」，而且要讓「酒」再度成爲我們文化中的一部分。我雖然算不得有何特別的閱歷，但就我接觸所及，我不得不認爲現在的華人大抵不注重生活品質，經濟能力差的人當然無法強求，問題是，有錢人也一樣不重視。我們的生活變成徹底的功能主義；不然就是搞豪華、氣派。有一次我拜訪一位富商之妻，她愛好文學，也填詞，用字極美。然而，她那偌大的豪宅，放置著幾件大賣場買來的家俱，空蕩蕩的，毫無可觀之處。我於是暗思，美麗的詞藻固然可以堆砌成詞，但不會有「感發」的力量，因爲，填詞的人並沒被他周邊的物之美以及因著物之美而生出的「物之哀」所感發。沒有優美的環境，想必很難有優美的詩歌。當然，我也有我的困惑。如果我們合力把一潭污濁的水寫成清澈如鏡，或者把市販塑膠杯寫成玉鍾，那麼它們是否真會脫離真實而成爲一潭清水、一只玉鍾？

詩和酒是分不開的。然而，我們離酒的文化太遠。現在當然商界和某些階層的人還喝酒，但「灌酒」、「拼酒」的多，不是我說的酒文化。臺灣的知識分子和學者大抵不喝酒，喝酒的給人印象不好。比如，同儕中相傳：某大學某系的教授就只會大吃大喝，有次座中有位來訪的外國學者要談學問，還

說：「不，不，我們不談學問，喝酒、喝酒。」惡譽於焉播傳在外。我工作的單位基本上是不喝酒的，好像喝不喝酒和研究做得好不好有必然的關連。然而，日本和韓國學者，是喝酒的，宴必有酒，無酒不成歡；少人居家也獨酌。我們何時成了滴酒不沾的知識人了呢？我推測大概自有清一朝吧（惟請方家教正）。這種知識人的禁欲主義非常普及。在此舉個印象深刻的例子，數年前我客寓美國新英格蘭，受邀參加晚宴，忝陪末座，主人是馳名海內外的學者，席設於一家雅致的法國餐廳。當打領結的侍者持著酒來問要哪種酒時，主人不加思索地揮手說，不用。侍者禮貌地退下。當時，其實我很想要點酒，法國菜如何不需要酒呢？但是，不敢造次。主人並非想省錢，而是喝酒遠在他的思維之外。由於臺灣學者基本上和酒劃清界限，我們在中央研究院餐廳請外國學者吃飯時，往往會出現有趣的場面。有時點完菜後，日本學者會有點動靜不安，大膽一點的忍不住問道：可以來杯啤酒嗎？

古典詩歌中酒無所不在，悲歡離合盡在酒中，這是人盡皆知的。我常想，不喝酒的我們如何欣賞那源自於酒文化的詩情呢？今天如果我們學作詩詞，大概還會沿襲這個酒傳統而多少言及酒，但是，這樣

的酒已經變成「比喻」，不是真正的體驗。有時我也懷疑詩詞中的酒，容或也是個假借的說法，不過，由於我們的鄰邦日本和韓國的紳士淑女都還喝酒，很難懷疑古人說酒而非酒。蘇東坡說他「過酒家飲酒，醉，乘月至一溪橋上，解鞍曲肱，醉臥稍休。及覺已曉。」總非編派吧。或許奇怪的是我們，怎

葉嘉瑩在台灣輔大講學。她為了詩詞傳承，不辭舟車勞頓。



麼和酒文化斷了鉤？

辛棄疾的〈西江月〉描寫酒醉的意境，非常生動。詞云：「醉裡且貪歡笑，要愁那得工夫。近來始覺古人書，信著全無是處。昨夜松邊醉倒，問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動要來扶，以手推松曰去。」酒能夠模糊現實和夢想的分界，讓人暫時脫離實際，而有點超然飄渺的感覺，對目下講究實際、無時不用機巧的華人文化，或許稍有救偏補弊的效果吧。不過，我強調的是恢復「酒文化」，而不是紅著脖子喝酒。酒文化指酒是生活的一部分，或獨酌，或與友人會飲，有時低斟淺酌，有時燕樂豪飲，總有其合宜之處，而且在將醉未醉，或已然沈醉時，還能不失儀態風貌。（那種把酒和「亂」連結在一起的想法，不是我在這裡談的。）某日，有位名日本學者來訪問我們院士級的老先生，我忝陪末座。這位日本學者出身世家，文質彬彬，如果說有典型的日本紳士，那麼他就給人這樣的感覺。小宴時，他點了臺灣啤酒，心情愉快，彷彿一天的勞頓頃刻化消在連綿喋啞的白色氣泡中。飯後我們一起搭捷運，各分前程，我想他已經到了「只疑松動要來扶」的境界，但仍然是彬彬君子。日本有數十年深受大眾喜愛的「寅桑」(Tora san) 電影系列，主角是市井小民車寅次郎，他是人生的大失敗者，走販江湖，每次戀愛必以受傷慘

重作結。近日觀看第一部寅桑電影，故事中心寅桑喜歡鄰近寺院住持的千金，是個古典美人，兩人出遊後一起在酒店喝酒，夜深時，寅兄送她回寺院，當她揮手作別，拎著皮包走入後院時，舉步若浮，且歌且舞，那穿和服的身影既浪漫可愛，又不失大家閨秀的模樣。我想，如果我們把酒從李清照的生活中抽掉，李清照或許就不成其為李清照了。

以上只是個人因喜愛詩詞而衍生出的一點想法。二千餘年的美學精華，即使只用眼睛看，即使再無美酒來助興，仍是令人賞愛不已，仍然具有超越時空的莫大的感發力量。或許吟誦傳統和詩酒文化，已如東逝的江水不再能挽回，誠然可惜！雖然如此，在這古典詩詞的傳承若斷若續之際，我慶幸我有緣和它親近，我更慶幸我有緣在葉先生的引導下，進一步體會詩詞的美學特質及欣賞之道。

樊城一別，十年的歲月匆匆就過去了。我做事極無效率，一件小事往往磨蹭半天，如果磨蹭半天而有結果也還好，問題在於只是空拖著。這十年間，我時常想到嘉瑩師，如果每動此念，思緒即能化成短箋，魚雁代傳，我想她一定常常接到我的信。可惜思想無法自動化作行爲，我也只能吊書袋地以「君子之交淡如水」來自我寬解。所幸的是，嘉瑩師爲了詩詞的傳承，不辭舟車勞

頓，東西南北往來奔波，也因此，我遂時而有機會在臺北，特別是中央研究院，見到她。我若果真提筆寫信給她，總會收到她的回信的，令我既高興又慚愧。偶爾嘉瑩師會將她新作的詩詞寄給我。至今印象深刻且讓我一再吟味的是以下這闕詞：

鷓鴣天

偶閱戴恩艾克曼所寫《鯨背月色》一書，謂遠古之世大洋未受污染前，藍鯨可以隔洋傳語，因思詩歌之感人，若心性空靈，殆亦有時空所不能限者歟。

廣樂鈞天世莫知，伶倫吹竹自成痴。鄧中白雪無人知，域外藍鯨有夢思。明月下，夜潮時，微波迢遞送微辭。遺音滄海如能會，便是千秋共此時。

這闕詞豈非嘉瑩師一生的寫照？天上的音樂，鄧中的白雪，是那麼美好高絕，知其美好高絕，遂能沈醉其中。嘉瑩師不就是吹竹自痴的伶倫嗎？而她的志業，她的夢想，不就是傳遞那微弱得一絲如縷的滄海遺音嗎？「世莫知」、「無人知」是何等加倍地可惜，「自成痴」又是何等的一種寂寞的堅持。我尤其喜愛「域外藍鯨有夢思」這一句，藍色的海鯨給人浪漫而沈穩的感覺，是一種巨大的感人的存在，「域外」既可落實地想成中土之外，也可想成遙遠的時空之外。「夢思」

是主客交融，給人夢眇綺麗之感。

嘉瑩師另作有同調詞兩闋，其一如下：

前調

庚辰九月既望之夜，長河影淡，月華如水，小院閒行，偶成此闋。

似水年光去不停，長河如聽逝波聲。梧桐已分經霜死，么鳳誰傳浴火生。花謝後，月偏明，夜涼深處露華凝。柔蠶枉自絲難盡，可有天孫織錦成。

我認為，此闋和上一闋可互相發明。兩副對句「梧桐已分經霜死，么鳳誰傳浴火生」、「柔蠶枉自絲難盡，可有天孫織錦成」，是堅忍纏綿的心志，以及一種不知是否落空的志忑期許，用字遣詞讓人想起李義山。

七月間接獲嘉瑩師惠寄詩稿〈安芬諾(Totino) 度假紀事絕句十首〉，我誦讀再三，非常喜愛。安芬諾是溫哥華島西部的旅遊勝地，我雖沒去過，但由於在樊城住了五年，對英屬哥倫比亞省的景色有所認識，讀來特別親切。「天藍水碧山青翠」直寫出英屬哥倫比亞省的「本色」。十首詩一路讀下來，彷彿隨著嘉瑩師尋幽探勝，感受到她的心情和思緒。最後一首像個幽默的句點：

「靈臺妙悟許誰知，色相空花總是痴。翻喜相機通此意，不教留影但留詩。」詩下自注：予之相機安裝膠卷有誤，整卷報廢。

說到照相，我不由得想起一樁和嘉瑩師有關的事。某年某月葉先生來中央研究院文哲所訪問，由於葉先生時間不多，我們約在學術活動中心前面草坪的噴水池附近見面。那天，陽光柔和，嘉瑩師穿著珍珠灰及踝羅裙，同樣花色的上衣，襟前一條薄紗披帛輕垂。我們靠著水池前的石階斜坐著，葉先生拿出大陸弟子的詩詞作品給我看，說她們寫得很好，她很高興。我一面聽她說話，一面很後悔沒帶相機出來。眼前的嘉瑩師，綽約有如處子，容顏有說不出的柔靜之美。我有股衝動，很想將之永遠捕捉住。我內心雖然惋惜不已，然而，我又暗思，葉先生是面對相機自然就不自然的人。有次我請葉先生到我南港家中用餐，飯後，我想到替她拍照，雖然我要她和弱水說話，不用管我，但拍出來的照片不理想，拖了一年多才寄給葉先生。此刻，如果我拿出相機，她的神情一定會像輕輕停落在花卉上的蝴蝶，受到驚動，翩然而逝。況且，來自生命內在的東西，往往也不是相機鏡頭所能捕捉的。於是，我也就比較

釋然一點。嘉瑩師年輕時，身處絕境，感覺自己就像王靜安筆下的楊花，「開時不予人看，如何一霎濛濛墜」，哀傷欲絕。此時的她，則是「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韶秀而舒徐。我永遠忘不了那個時刻，忘不了那柔光曖曖下的迦陵師。

葉嘉瑩的柔靜之美，來自生命內在，往往不是相機鏡頭所能捕捉。

